

案藏玄机② 致命记忆

费克申 著

警界最跌宕起伏的刑侦追踪！
本土最震撼人心的推理盛宴！

横跨千里的连环凶杀，尘封百年的惊世秘密

当欲望如鬼魅般吞噬灵魂，难道是罪有应得？当记忆如魔鬼般招来死神，难道该誓死沉默？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案藏玄机②

致命记忆

费克申◎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案藏玄机.致命记忆 / 费克申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1-10755-8

I. ①案… II. ①费…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7013 号



案藏玄机之致命记忆

An Cang Xuanji Zhi Zhiming Ji

作者 费克申

责任编辑 张静芳 宋鑫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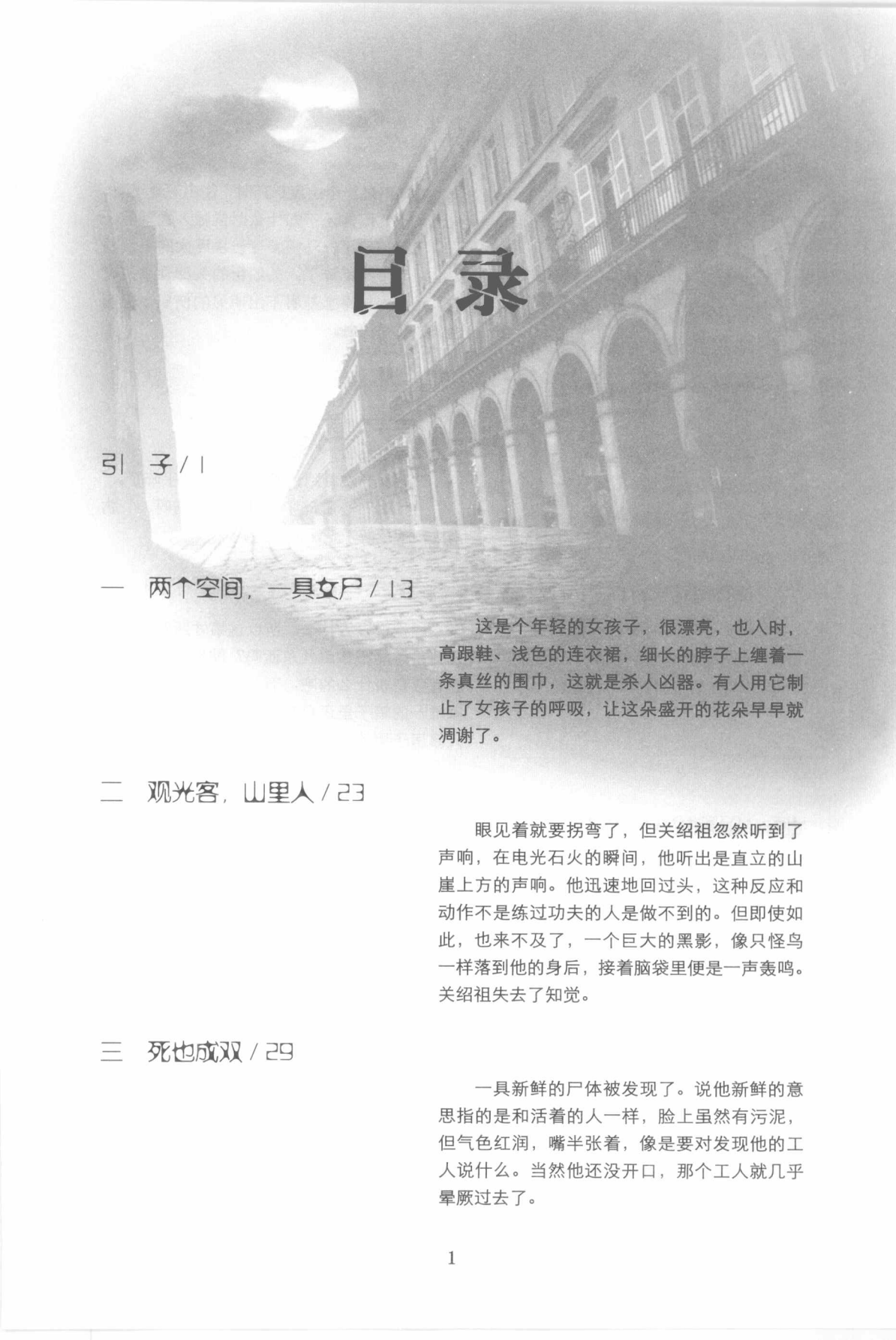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35 千字 印张 14.5

ISBN 978-7-221-10755-8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引子 / 1

一 两个空间，一具女尸 / 13

这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很漂亮，也入时，高跟鞋、浅色的连衣裙，细长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真丝的围巾，这就是杀人凶器。有人用它制止了女孩子的呼吸，让这朵盛开的花朵早就凋谢了。

二 观光客，山里人 / 23

眼见着就要拐弯了，但关绍祖忽然听到了声响，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他听出是直立的山崖上方的声响。他迅速地回过头，这种反应和动作不是练过功夫的人是做不到的。但即使如此，也来不及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像只怪鸟一样落到他的身后，接着脑袋里便是一声轰鸣。关绍祖失去了知觉。

三 死也成双 / 29

一具新鲜的尸体被发现了。说他新鲜的意思指的是和活着的人一样，脸上虽然有污泥，但气色红润，嘴半张着，像是要对发现他的工人说什么。当然他还没开口，那个工人就几乎晕厥过去了。

四 印证，追求 / 39

如果不是一个山民采药时，往山下看了看，关氏父子的尸体还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发现呢。马车已经摔碎了，马横躺在一块巨大的平滑石头上，半个头都碎了。关绍祖的头部几乎没有了，而关大林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但嘴边全是凝固的血。

五 循迹，目击 / 53

“死者不是死于颈椎骨折……”

“那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死者的心脏几乎碎了。”

“什么？心脏碎了？可没有外伤呀。”古洛立刻就理解了法医的惊愕。

六 强中更有强中手 / 67

“她说没丢什么。所以这事才蹊跷呢。你说要是贼能不拿点儿东西吗？就是农民再穷，也有收音机什么的吧。而且据事主说，在他们家唯一的箱子里还真有一百多块钱，是准备秋天修房子用的。箱子也被打开了，但钱是一分也没动。”

七 “以貌找人” / 77

这个胡亮认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一样的老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一听就知道一个肯定是金太郎，而另一个是个长相奇特，尤其是皮肤非常黑，个子一米九五以上，体重至少二百多斤的大汉。

八 故人归来 / 87

当古洛在宾馆大堂边的咖啡厅看到这两个日本人时，觉得他们似乎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样，他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甚至衣着都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旁边还坐着计敏佳，这更让古洛想起案发当天的情景了。

九 各有进展 / 95

武朝宗一时语塞。他知道大队长说得对。一个念头忽然在他昏沉沉的头脑里亮了起来，如同黑夜森林中走近的火把一样，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罪犯可能是当地人！

十 外来人 / 111

人有时就像没有生命的石头，既不说话，又不动弹。“你……”长年的职业习惯让他往不吉利的地方想了。“病倒了？”他心里打着鼓，弯下腰，看了看。一张乌黑的脸被雨冲刷着，眼睛微微张着，黑色的眼仁像一小块磨砂玻璃的碎片一样，死气沉沉地反射着黯淡的光。

十一 顺藤摸瓜 / 129

“跟我来。”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低得只有他能听得见。机灵的小五子知道是谁叫他。于是，他略止住了步，一个穿着雨衣的瘦削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就像从雨中游过来的水怪一样。

十二 知而不语 / 143

几乎到了凌晨，警察们使用了能使用的所有方法，当然没有肉体的折磨。但上官杰却比一个清白的人还要固执。古洛知道，麻烦来了。“带下去！你不要想着‘侥幸’这个词。”他站起身来，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没有看那个独眼龙。

十三 字中玄机 / 157

于是，他又拿了起来，这次是认真地研究。“‘良心’和‘工夫’有什么联系吗？这两个词并没有在一起，不过是纸张破了，而被我连在了一起。那就是两句话，什么话呢？当然‘良心’和‘工夫’在这句话或者几句话中是有意义的，是什么意义呢？”

十四 美好与痛苦 / 167

乌正人老了，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是害怕那个不孝的儿子，也不是畏惧那个情敌，只有老婆才怕那个人呢。他怕的是做梦，因为每次在梦中他都能看到老婆，那个年轻时白净、美丽的女人，为了她，他离了婚，并通过父亲的世交，一个画画写字的民主人士，找到市长，把女人办进了中原市。

十五 自杀未遂 / 185

“李队长让你们赶快去医院，说是你们案子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自杀了。”

“糟了。”古洛觉得自己的头都晕了一下。这是他多年办案来，从未有过的事。他还不知道，这是高血压的前兆。

十六 独家绝招 / 203

“对。”胡亮还是在估计。

“好家伙！深藏不露呀！他怎么能偷去这一招呢？”汤家驹现出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这一招是我们鹤拳门中的绝招，号称鹤杀九天……”

十七 遭遇对手 / 213

没有过十分钟，电话就来了。古洛仔细听完后，眉开眼笑地对胡亮说：“完满的结局。我知道你的疑问，还是为了那个上官杰。我早就告诉中原局，上官杰的供词有问题，他是在说谎，不过，在谎言后面会有个很大的案子，那才是真实的。”



引子

如果他不是今天这副打扮，不是这种神情，不是这种后来经常被武侠小说形容的那种气定神闲的风度，人们就会把他的过去忘掉。他身后的院子里升起一缕炊烟，白色的烟雾袅袅婷婷地在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下缓缓移动，仿佛要为此山村跳支舞才走似的。山村的美丽和闲寂是人类创造物中之最的，你可以坐在这里看着村头、绿树、头顶的太阳，感受阵阵清凉的微风，直到死时也不会察觉生命原来是要结束的。

不过，一只狗忽然怒吠了一声，村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这在白天是不多见的，于是气氛改变了，完全变了。狗是敏感的动物，它们似乎首先感觉到了村子里的杀伐之气，这气氛和这秋天的黄叶、清冷的空气、刚着身的薄棉袄一道，清洗着夏日里留下的生机，虽然这生机是炎热得要人命。它越来越强，从任何一个感官渗进人的心头，好像在召唤着凶狠的冬天今晚就来临一样。

他在院门前停了一下脚步，用右手的食指拉拉便服夹袄的立领，又垂下去和左手交换着掸掸衣襟。其实衣服已经够干净的了，比村子里任何人的衣着都洁净得多。在这一点上他是很有名的，因此有些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人只要比动物干净些就行了，换句话说，只要达到能证明自己是人的卫生程度就行了，不过，没人知道这个程度的标准。

“他是不是害怕了？谁不怕？来的那个人可不是好惹的。看那眼睛，好大，像牛眼。不对呀！牛多好，不能吃人。不过，有时候也顶人，听爹说，有一年，村东头关老二家的牛就把他媳妇顶死了，我没见过他媳妇，说是全村最好看的媳妇。唉！我要是有那么个媳妇就好了。小珍就挺好……”他痴痴地想

着，小珍高高隆起的胸脯，像山里白石头一样的脖子，让他心里冲动起来，忘了眼前的这个老人。

老人看到这个有些缺心眼儿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在他的眼里这里的人都有些缺心眼儿。这个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他并没有对他含蓄但有礼貌的寒暄作出任何反应，只是看着他，眼睛里没有焦点地看着他。“像这种人的生活可能是最好的。没有理想，没有过强的欲望，没有精神上的压力，没有前人留下的负担。他们和动物一样，出生、成长、留下血脉，然后死去，除了后代外，就没什么能证明他们曾经到过这个世上。”这样的生死是他看不上的，但今天则不然，他似乎已经嗅到了一种腐烂的味道，不，不是腐烂而是腐臭。这种味道他曾经嗅到过，但不能说是很多，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毕竟是宝贵的，因为只有一次嘛。即使这眼前的傻子也不能说让他死他就死，不过，今天将要出现的腐臭会是谁的呢？如果是自己嗅到，那就不是自己的。就像人睡觉打鼾一样，再大的鼾声也吵不醒自己，何况他心里是有把握的。“多少年了，我……”他没有继续往下想，在这个地方人的思维都在退步，不，也许是进步，总之是变得很简练了，简练得连想说句成句的话都费力气。

阳光真好！这样的季节正是自然生命和人的活力最后爆发的时刻，是那肃杀前的美丽喧闹，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山花都会怒放，比阳光更绚烂。不过，在这个山区，气候却变化万端，比老家说的“像孩子的脸”那样的形容还要飞快。这里的人们对这种天气居然没有任何隐喻、明喻或暗喻，他认为这里的人由于世代不出去，因此觉得全世界的天气都是这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形容的。他抬头看看被耀眼的光充斥的天空，在西边的山尖上，隐隐约有云的踪影，很小，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是不会发现那蓝天里如同轻雾般的痕迹。不久，这微不足道的怪物就会膨胀起来，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迅速地弥漫整个天空，雨，也许还有那惊雷就会来临。

“好吧，就让这雨冲掉血腥吧。”他微微一笑，心里忽然轻松下来。但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的大意，才铸成了噬脐之悔……

“好热闹！”关大林远远地看见村头大树下的空地里站满了人。“十里八村的人都来了？这……”他有些犹豫。现在可不是过去，那时叫旧社会，无法无天的人多，不过，就是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再说，上面乡政府还



有解放军，能不管吗？他担心起来。这个地方穷山恶水，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土特产，就是山货也不多，更没有像人家山里的人参、灵芝那样名贵的药材。这儿有的只是土匪，凶残野蛮，名声在外。共产党来了后，进行了分析，认为穷困和山民的彪悍是这里历朝历代土匪不绝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当然是因为存在着剥削阶级，即地主、富农，他们在幕后，有时还亲自出马指挥土匪，因此土匪和地主是一丘之貉。再加上，目前又有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这里活动，和土匪勾结起来，就使得形势更复杂了。所以，解放军在这里驻有部队——两个排。

关大林是积极分子，搞土改，斗地主，他都是冲锋在前。和后来人们说的一样，那时的积极分子有许多是村里的二流子，这些流氓无产者天不怕地不怕，被称作勇敢分子。要打开地主阶级的土围子，他们就是最好的炸药，当然最终结果也和炸药一样，粉身碎骨。他和那些人确实有相同之处，如他的家庭是雇农，住着村里最破烂的房子，从曾祖父到父亲都是这方圆数十里最有名的懒汉，也都有胆量。不同的是，他是个爱劳动的人，和乡亲们的关系也很好，不像他上几辈的人因为手脚不干净，得罪了村里所有的人家。而且，他很聪明，绝不是那种“痞子”先锋，他看准世道变了，机会来了，如果抓住的话，就能出头了。目前他担任了副村长，兼着民兵队长，很是耀武扬威，村里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了，他想要的那个姑娘家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把他赶出去，还辱骂他，现在碰到时，在连脸都看不清的远处，姑娘就陪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他知道姑娘肯定是他的了。虽然那两个老东西还没有答应。

“今天这事怎么办呢？”他犹豫了。要说这个老人，他应该叫他师父，是名副其实的师父，他也从心底里佩服师父。他知道师父过去对他最好，说他悟性高，身体好，是块好坏子。还教他读书、识字，现在正好派上了大用场。不过，这时他对师父还没有多想，后来他才意识到师父不是个普通的庄稼人，而且他的来历也很神秘。

“怎么办呢？”他的思维像是被套子捕捉住的野兽一样，挣扎着，但逃不出去。就在这时，他的眼睛被震动了一下，很强烈的震动，因为对方来了。

这人对所有的村民都是个震动。他长得太超出常人了，不但身材极其魁梧，手非常大，而且长相怪异。浓黑的眉毛，长得要遮住深陷在眼眶中的小眼睛，眼珠是黄色的，几乎看不见黑色的瞳孔，额头低窄，头发从中间开始秃

了，闪着皮肤的油光，但两边的却浓密油黑，硬硬地竖立着。他没有胡须，但这副长相是应该长着络腮胡子的。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的皮肤，非常黑，仔细会发现上面长满了黑色的小斑点。他咧开嘴，似乎在大笑，但却听不到声音，露出的牙齿尖利，像狼一般。

关大林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寒战，他似乎已经猜到师父今天遇到劲敌了。这个野兽般的人还带着两个年轻人，长相都很粗野，在这穷山恶水和有许多近亲结婚的地方，都能显示出他们外表的丑陋和内心的残忍。他们阴沉沉地看着山民们，像是进村的狼盯着牲口棚的家畜一样。

巨汉脱去了蓝布便服外衣，露出粗布做的中国式背心，手腕上有皮革的护腕。他几乎没有脂肪，发达的肌肉上绷着粗绳索一样的血管。他两臂伸展，向后活动了几下，随手从地上捡起块鹅卵石，放在两手手心里，搓了几下，很多粉末从手中落了下来，遇到山风，被吹得斜斜的几乎是水平的飘起来。

“师父可不能……”关大林担心起来，同时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佩服起这土匪一样的家伙了。“不过，师父说过，这是横练的功夫，和他的内家拳不同。他的拳法讲的是‘四两拨千斤’，后发制人。”他又有些放心了。“这些蛮力根本打不倒师父。”他回忆起师父刚来时的情景，就开始蔑视起对方了。

“师父来了！”关大林心里几乎是欢呼般叫道。他的心坚定起来，刚才对那怪汉的些许佩服之情，随着师父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消失得一干二净。

师父脸上的表情很沉着，既没有蔑视对方的挑衅神情，也没有丝毫的畏惧。不仅关大林，村子里所有的人最佩服的就是这个老头平时那非同寻常的冷静。他走上前，看看眼前的这个大汉，表情毫无改变。

“大驾光临，未能远迎，失敬失敬。”他拱拱手，说。

黑大汉笑了：“别来这文绉绉的一套。我是有话直说，今天我来会会你的武当绝艺。”他又笑了笑，这次的笑容里有掩饰不住的轻视。老人也笑了笑，但没有说话。

“‘武当有绝学，失传百余年。莫问道士要，流传在民间。’这话可对？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讨教的，如果你输了，就将这门武艺传给我，如果我输了，我就把这命交给你。”大汉说。

老人又笑了：“我哪有什么武当绝学，你是被江湖人骗了。我不过是

一介草民，不，就是个庄稼人，哪知道什么武当？不过，我也告诉你，家传有些功夫，恐怕你看不上眼，我看今天这事就算了，你这把香还是点在真佛前吧。”

“哼！当着真人就别说假话。不知根底，我也不来了。闲话少说，你就出招吧。”黑大汉摆了个姿势，只见他做了个“金鸡独立”的身姿，但手却模仿鹰爪的样子，双臂向两边平伸。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老人可以说是行家中的行家，而在关大林眼里，这种鹰爪拳的功夫他也是知道的，并且也知道师父曾经战胜过不少这样的对手。“就这两下子也敢到师父这儿来？”他更看不起这个金刚一样的汉子了。“也是个草扎的将军，吓唬鸟去吧。”他想。但师父却看出这普普通通的招式中隐藏的杀气，心里打了个激灵。“是个硬手。得小心了。”他想。但没有作出迎战的样子，只是说：“我看老兄也不要费事了，我真没那两下子。”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

“往哪儿走！”大汉喝了一声，一个箭步就跳到了老人的眼前。说时迟，那时快，大汉的一招“苍鹰搏兔”，凶险无比，向着老人的咽喉抓来。关大林心里一声惊呼：“师父……”他差点儿喊了出来。

老人沉腰，马步，右臂一拨，对方铁棍一样的手臂就被拨了出去。

“好个‘拨云见日’！”大汉赞了一声。老人不由得心里一震，忙说：“兄台怎么认识这一招？”

大汉冷冷地一笑，说：“刚才我说你有武当绝艺，你以为我是随口胡说，我就说出你的招式，让你也知道我的道行。来，接我这招‘雄鹰斗鹤’。”左臂又横扫过来。老人还是用那招‘拨云见日’，化解了对方的进攻。

“以不变应万变，心诀悟得好呀！”黑大汉笑着说。老人更吃惊了，他想让对方住手，好问问这个神秘人物的真实来历。但对方不容他再说话，一招接一招，从四面八方攻击过来。老人只好沉着应战，一边闪展腾挪，用身法躲避进攻，一边拨挡顶拿，用手法拆解对方凌厉无比的招数。

两人越打越快，快得像影子一样，脚下那本来被人踩得很实的地，扬起了黄色的灰尘，越来越多，直到齐腰高。于是，两个影子变得模糊了，在烟尘中搅成一团，似乎不久也要化为烟尘。

那老人看样子拿出了十分本领，也透露出他那超凡的资质和后天丰厚的功底。他的灵活和迅捷别说在他那个年龄，就是个会功夫的年轻人也做不到。人们从开始时的震惊中醒了过来，喝起了彩。关大林作为师父得意的

弟子，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搏击中看出些门道来了。他这时才真正明白对方不是等闲之辈，不光用蛮力，而且很有技巧。不光如此，那手脚进攻的轨迹清晰而规范，仅从这点便知他的功底还是很深厚的。但尽管如此，大汉还是逐渐落了下风，师父的后发制人渐渐显出了威力。关大林敢打赌，再过一会儿，师父将制服对方。

果然，黑大汉的攻势越来越弱，后来连守也守不住了。虽然他巧妙地逃过几次决定性的攻击，但就是外行也看出他左右支绌、力不从心，在老人的拳掌和腿脚下，只有后退。

老人有些放心了：“这家伙功夫不过如此，但他怎么知道招式和心诀呢？擒了他，问个明白。”

不像西方人，自信是他们人生观中的主要部分之一，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人，他们都是那么信心百倍。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当然和他们的社会顺利发展的状况及对前途抱有希望的心理状态是有关的，但我们东方人却总是谨慎的，自信就像封神榜中的法宝一样，只有在困境中才会被记起，否则就要倒霉的。老人就犯了这个大忌，正当他想用“锦底穿梭”这一不伤敌人性命，但又会令其失去战斗力的招式时，黑大汉忽然变了招式。刚才他用的拳法是几种武功的汇集，老人轻蔑地将这称为“杂烩”，其中有鹰爪拳、形意拳、少林五祖拳、大洪拳，黑大汉将这些武功中最凶狠的招式融聚在一起，招招要置老人于死地。但这是无效的，老人很快就粉碎了这种乱七八糟的进攻。那种“乱拳打死老师父”的说法，只能说明老师父的功夫还不到火候。

不过，这次黑大汉的招式却让老人和他的徒弟都大惊失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变了，虽然关大林是山里人，知道这里的气候变化万端，而且往往是一瞬间就会变为完全相反的两种天气，但事后关大林却认为这是上天的告示。天人感应，关大林虽然不知道这儒家神秘的教导，但却认定老天在决定着人事。人岂能抗天，从那以后关大林就深信这一点了。

黑色的云突然就塞满了天空，拥挤得那么厉害，如果太阳不走，会被窒息死的。被同伴挤压得往地面翻卷的乌云像只张开的巨手一样捂住村头高大的柏树，柏树被压得动也不能动，那挺立的枝梢像要炸裂一样乍立起来。这时山风来救命了，它是轻轻刮起的，带着凉意，柏树开始活动了，像精神病人刚从紧身衣中脱离出来一样。接着一道能撕开乌云的闪电斜斜

地从天顶劈了下来。黑大汉和老人被这闪电惊扰，一时都停住了手，他们似乎在等着那一声能炸开乌云的响雷。果然是山崩地裂，整个村子都在战栗着。人群中几声惊呼，有人用像要哭出来的声音说：“老天要杀人啦！”傻子哈哈大笑起来，脸歪扭着，含糊不清地叫着：“杀人啦！杀人啦！”关大林觉得脊梁骨上有一股寒气在穿过，心也像被冻僵了一样，他想说“不要打了，我是民兵队长”，但却喊不出来，他浑身已经没有了力气，觉得连走路都不行了。

那黑大汉的脸上凸现出棱角，黄色的小眼珠失去了嘲讽的笑意，杀气在升腾着，周围的树和草似乎都感知了这毕露的杀机，关大林觉得它们的颜色都变了。这时，老人反而静下心来，只是问了句：“你是谁的徒弟？”

“少啰唆！”黑大汉一招“风云突变”，拳脚齐上。这时正是第二声雷响，栗子般大小的雨滴落了下来，把干燥的粉末土地面砸出了一个个拳头大的凹陷。但大汉这一招实在凶险，老人虽然是这种拳法的行家，也曾见到过无数对手，可谓久经沙场，但对对方这样的出招还是第一次见到。

“完全没有退路，这是跟谁学的？”老人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的脸，那是张总带着笑容的脸，但眼睛却从来不笑。“只有他能教出这样的徒弟。”他急忙用了一招“风清日朗”化解了对方威猛无比的攻势，口里又问道：“你是跟谁学的？”

“让你少啰唆，你还不听。”大汉明显是发怒了。他连着使出了“秋风扫叶”、“风狂雨骤”、“落雪似剑”的狠招，只要老人中他一招，非死即伤，今天的比武也就定了胜负。但老人确实拳法老道，经验丰富，他不仅一一化解了对方的拳法，而且开始了攻势。大汉不久就觉得有些费力了，老人似乎知道他要从哪里出拳，总是先他一步，封住拳掌的去路。大汉被逼得手忙脚乱，老人听他的呼吸，看他的面容，用整个身体感觉他的力道，已经判断出他不仅落了下风，而且那势大力猛、迅速无比的拳头也迟缓下来。于是，老人用起了腿，以他这样宗师一样的人物，打自家的拳实在是用不着腿的，但他很谨慎，悔恨着刚才的大意，不敢再小看对手了。

大局已定，关大林放下心来，他是老人最好的学生，深知老人的功力和智慧。“再有两招……不，或许更少，取胜就没问题了。”他想。

雨真是和这里的人心相连，落了几滴吓人的雨点后，就不再下了。空气中能嗅到潮湿，但云似乎在变薄，有些黑云已经变成丝丝缕缕、飘动的线，只要

一会儿工夫，这爱变脸的天也许就会放晴的。

但比武场内的形势却是一波三折。那大汉猛然退步，身法极其快捷，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左右摇摆，飘忽不定，形同鬼魅。老人一愣：“这是什么身法？”就在这时，大汉又像风一样席卷而来。老人勉强能看出他一手掌，一手拳，弯腿躬背，像黄鼠狼一样蹿进，到了中距离时，他的脚突然飞起，老人急忙沉腰，伸掌接腿，只要接着再一靠，大汉至少要飞出丈外。大汉的身体却突然一变，飞了起来，如同黑色的大鸟。他超过了老人的头顶，腿掌同时出动，腿如雷霆，掌如利刃，老人前胸后背几乎同时遭到这致命打击，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就瘫软在地上。人群突然就静了，连傻子都不再笑了。雨这才落了下来，又大又密，奔雷滚滚，震天撼地，闪电从山间奔袭下来，宛如利斧出山。

“神幻七十二，夺命七十三。你听说过吗？”大汉看着眼睛微张、目光呆滞，但却能看出里面充满了疑问的老人，微微一笑，说。

老人点了点头。这时他觉得几乎可以肯定这大汉是谁的徒弟了，只剩下一个疑点，那就是这神幻掌的第七十三招是从不外传的，这大汉的师傅是从哪学的呀。刚想到这里，他就失去了知觉。

等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居然睁开了眼睛。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已经猜出来这个大汉是为什么来的了。但这个秘密他是不会和任何人说的，别说这里的山民，就是对过去的亲朋好友他也是守口如瓶，从未泄露过一个字。他挣扎着想要从炕上下来，但关大林制止了他。

“师父，你躺着吧。”关大林说。他以为自己会哭出来的，但没有，他的眼睛是干燥的。

他看着自己最欣赏的徒弟，犹豫着要不要把心底里的秘密告诉他，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山民，没有用。再说也可能惹上杀身之祸的。”

夜来得很快，在老人最痛苦的时候。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的夜像是受到苦难的召唤，静悄悄地笼罩了这个山村。白天下过一阵的大雨，现在变小了，风吹了起来，冰冷的雨点忽前忽后地落在石头的、沙土的和草的地面上，发出冷寂的声音。

他觉得前胸里面像是有刀子一类的利器在割着一样的痛，而且越来越

痛，有几次他都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就会大吐几口血，这才稍微舒服了一些。当他又一次吐完血后，已经意识到这是在向死亡走去，但他和任何人一样都不愿意死。他痛悔自己不应该和黑大汉比武，因为他现在知道黑大汉的来历不凡，一想到这里，他就浑身感到寒意，内心的恐惧甚至超过了肉体的痛苦。

“大林。”他叫道。他的声音并不是那么衰弱，也没有垂死挣扎的表象，在关大林听起来，师父的中气还挺充足的。“啊。”他应了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赶快走到老人炕边，坐了下来。

“你送我上医院。”

“好。可县医院太远了。是不是找咱附近的大夫看看？像东正村的宋大夫就行。”宋大夫是个老中医，在这附近很有名气，当然也很有钱。

老人想了想，说：“不，还是去县里。”关大林在无数年后才知道师父为什么不去宋大夫那儿，其实去了那里师父可能就不会送命的。

关大林到村头他的姨夫家借了驴车，将师父放在车上，盖上被子和油布，这是为防雨的。扬了扬小小的鞭子，驴就“嗒嗒”地走了起来。

没有任何地方的夜像这山里的夜这么黑，这么让人胆寒，特别是还落着雨。关大林一手拿着灯笼，一手牵着驴，鞭子已经用不上了，他给了师父。

风一阵阵地吹过，吹得雨点到处乱飞，打在人的脸上，钻进人的脖子里。有时雨大些，落在树叶、树枝上，发出刷刷的声音，在无限的静谧中，这声响如同一种生物发出来的，让人不寒而栗。这时，师父痛苦的呻吟反而壮了关大林的胆。但他不知道师父这时虽然陷入受了严重内伤的苦痛中，但他的思维却比往常更清晰。他又一次回想着那大汉的古怪招式。身体居然能飞起来，在这门武术中这招是没有的。内家拳讲究的是练内功，出手时似乎是漫不经心，甚至不像在进行搏斗，但却威力极大，杀气内敛，伤人于无形之中。这种武功既能麻痹对方，又能一招毙命，但正因为如此，才没有那种花拳绣腿般的跳越、飞腿。但他也察觉出从大汉手法、身法的写意性看，还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本门拳法。“可……”他又犹豫了，他知道对方说的第七十三招，但这只是传说。

“就是他也未必会呀！”忽然一串阴森森的记忆像这漆黑的夜里飞起的一只枭鸟一样，掠过他的心头，那翅膀上带过来的冷风，让他浑身像是被冰冻了一样。“难道是……”那不祥的猜测，他连想都不敢往下想了。但这时，他才想到应该让徒弟知道一些事了，因为，他似乎已经感到了人们称为大限的东西要

来了。“可告诉他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又犹豫了。

县医院离这里有四十里山路，关大林知道得走一夜，所以他也不着急了，细心地牵着驴，睁大眼睛，乘着灯笼的光谨慎地走着。走了顶多二里地，关大林忽然觉得有种光亮似乎在他身后照耀过来，接着就听见有许多人喊叫的声音。关大林猛然回头，见到一片红黄色的光照在半空。他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村里着火了。”他的身子瘫软了一下，但立刻对师父说：“着火了，咱家的村子。”

师父这时正好刚吐完血，他也看到了，说：“你快回去看看！如果不要紧的话，就回来再去医院，如果大的话，你就先帮着救火。”

“是。”关大林应了一声，就回头向村里跑去。

“等一下！”师父突然叫住了他，“这本书给你，这是咱们神幻掌的拳谱，我传给你，你一定要好好练习，以你的资质将来能胜过我的。”说着，老人从身后拿出一本书来。聪明的关大林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急忙跪下，但却没有去接。

“师父，等您老人家治好伤再来教我，不更好吗？”

“我这伤……”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要是能好，我自然会教你，但要是……为保险起见，你先收下。”

“是，徒弟知道了。”关大林恭恭敬敬地伸出两只手接过了小册子。

“快去吧！”老人挥挥手。关大林急忙站起来向山下跑去。

着火的是师父的家。由于他是个外来户，住在村头，周围没有人家，所以虽然火势不小，但没有蔓延开来。村里的青壮年都来了，老年男人也来帮忙。但大家一看现场就知道，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火太大了，房子像个巨大的火把熊熊燃烧着，天空被照亮了，房梁断裂了，塌下来，发出很大的声音，粗大的房柱整个都烧了起来，比火把燃烧得还猛烈。关大林看看火和周围的人，就想着赶快回去照顾师父。“这房子没师父的命重要。”关大林正确地想。

但村里人却将他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着话。关大林过了一分钟左右，才明白这些人在说些什么。

“救甚？我师父活得好好的。刚才我正送他去县医院看病，他在山上等我呢。”说完，他就急匆匆地向山里走去。